石墨鐫華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墨鐫華

趙　崡　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石墨鐫華

石墨鐫華序

子函先生石墨鐫華成。走使示余。且命爲序。余雖不文。竊恐讀是書者。瞥然未諳先生之苦心也。遂不辭而爲之說。夫書契之昉。昉于河洛。萬世人倫禮樂教化刑政。胥此焉出。乃迂儒老生。眡爲柔翰。柔翰豈知道哉。古人遑矣。其精神皆發之於文章筆札。顧兵燹之後。存者無幾。唯是索球璆於荒草。掘負鼎于泥沙。庶幾彰六書遺響於百世之後。自永叔、明誠、暨玄敬、用修、裒集金石。表章大雅。詎不偉歟。所可恨者。采輯雖廣。而訐駁未盡。獨王元美品題最當。每一披閱。神爲之怡。亦不過于四君子所收中得其什一。譬如酌羔羊之酒。未及濡首。終不厭飲者心也。先生名位孰力。去五子遠甚。然深心嗜古。博求遠購。時跨一蹇。挂偏提。注濃醪。童子負錦囊。揚工攜楮墨。從周畿漢甸。足跡迨遍。每得一碑。親爲拭洗。椎揚精緻。內之行篋。遇勝景韻士。輒出所攜酒。把臂欣賞。得佳句即投囊中。比歸。不減波斯胡取木難火齊。餘艎捆載。自不解事者望之。以爲何如南山五斛豆果然之爲得。而先生夷然不屑也。睨曰、是豈此曹所知哉。如此三十餘年。總所藏二百五十餘種。其間漢唐名書多歐趙諸子未見者。裝潢堅確。卷帙絢爛。每一册後。必親裁一跋。考據精詳。推勘深至。如老吏斷獄。按之三尺的然不爽。安得起五子于一堂。彼麾此兌。當必有憮然自失者。噫。亦奇矣。先生德厚品高。修髯玉立。居有傲山樓。聚書萬卷。胸羅二酉。其所收寧止于此。此特文豹之一斑耳。千百年後。金石剝落。而此書不朽。讀之者臨文興起。使六書之學。昭若日星。豈但嘉惠後人臨

池之藝已也。先生眞有功于世道者哉。

萬歷戊午冬十月二日。有粲康萬民無沙撰。

石墨鐫華自敍

余不敏。八歲時。從先大夫在重慶。郡守朱秉器先生。博學好古。手虞伯施書授余。使余臨摹。余時兒嬉。不能有得也。既歸爲諸生。困于制科文。不暇旁及。然私心竊嚮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摩弄累日。不忍釋去。余居近周秦漢唐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西安頖宮碑林爲最。余每至其下。必坐臥觀之。至于忘返。芒蹻所及。片石隻字。必且駐觀。其佳者輒疏記之。以俟好事貴人。慫慂鼐揚。從乞副本。幷請之友人之宦遊四方者。于今三十餘年矣。憶宋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明都玄敬、楊用修。皆能博收古碑。註釋評證。傳之將來。今洪丞相隸釋。刻本最少。歐之集古錄。趙之金石錄。都之金薤琳瑯。楊之金石古文。則人所共睹記也。考其收錄。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歐才三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以上。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諸公書亦自有無互異。豈不以搜訪之難哉。且諸公版本具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錄。亦與浮烟飄靄俱盡。良足悲也。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高齋永晝。或追尋往哲。或模倣名書。披賞之餘。妄加管見。書于各卷之尾。又恐他日將與此卷同爲烏有而已。因總錄其語。付諸棗梨。余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後之好古者。如余之取徵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鈔刻。即石蹟已亡。取徵猶備。而負廬所入。不足以既匠氏。故用歐趙二公例。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總氏之言。以名其

書曰石墨鐫華示諸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秉器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爲秉器先生不知凡幾有能益我以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尚健天假之年將有續篇就政君子

萬歷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崡子函父撰

石墨鐫華目錄

卷之一 跋二十六首

夏禹衡岳碑二種・一在嶽麓書院・一在樓霞山天開巖・
周武王銅盤銘在汲縣・
周穆王壇山刻石在趙州・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在汲縣・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在鎮江府・
秦嶧山刻石李斯篆一種・一在西安府學・一在鄒縣・
漢五鳳二年殘字在孔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孔廟・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在孔廟・
漢韓敕造孔子廟禮器碑在孔廟・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在孔廟・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在孔廟。
漢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寧州。
漢淳于長夏承碑蔡邕書。在廣平府。
漢郭有道碑蔡邕撰書。在介休縣。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銘在略陽縣。
漢郃陽令曹全碑在郃陽縣。
漢西岳華北廟碑郭香察書。在華陰縣。今亡。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在孔廟。
魏百官勸進碑在許州。
魏文帝受禪碑在許州。
晉將軍周孝侯碑陸機撰。王羲之書。在宜興縣。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在孔廟。
後魏修孔子廟碑在孔廟。
後魏周惠達碑在咸陽縣。
後魏豆盧恩碑在咸陽縣。

後周華嶽頌碑 万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在華陰縣・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在乾州上官村・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在興平縣文廟・
隋龍藏寺碑 張公愷撰・在眞定府・
隋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在孔廟・
隋智永眞草千字文 大觀間刻・在西安府學・
隋常醜奴墓誌 在興平縣・
隋李淵爲子世民祈疾疏 在鄠縣草堂寺・
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歐陽詢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二 跋四十二首
唐刻石經 在西安府學・
唐晉祠之銘 太宗製并書・在太原府・
唐李英公碑 高宗製并書・在醴泉縣・
唐萬年宮銘 高宗製并書・在麟遊縣・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諸臣自書・

唐景雲觀鍾銘睿宗製・在西安府鍾樓・
唐紀太山銘玄宗製并書・在泰山・
唐玄宗注孝經玄宗書・在西安府學・
唐昇仙太子碑武后製并書・在登封縣・
唐述聖紀碑武后製・中宗書・在乾州・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太宗製序・高宗製記・在西安府學・
唐三藏聖教序褚遂良書・
唐三藏聖教序記褚遂良書・以上二碑・在慈恩寺塔下・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褚遂良書　在同州・
唐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書・在麟遊縣・
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集王右軍殘碑在西安府學・
唐昭仁寺碑朱子奢撰・在長武縣・
唐少林寺碑裴漼撰書・在少林寺・
唐北嶽廟碑鄭子春撰・崔鎧書・在北嶽廟・

唐玄元靈應頌碑戴璇撰序・劉同昇撰頌・戴仮書・在盩厔縣・
唐宗聖觀碑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在盩厔縣・
唐房梁公玄齡碑褚遂良書・在醴泉縣・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碑許敬宗撰・趙模書・在醴泉縣・
唐虞公温彥博碑岑文本撰・歐陽詢書・在醴泉縣・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祭酒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李衞公靖碑許敬宗撰・王知敬書・在醴泉縣・
唐褒公段志玄碑在醴泉縣・
唐中書令馬周碑許敬宗撰・殷仲容書・在醴泉縣・
唐莒公唐儉碑在醴泉縣・
唐太常卿薛收碑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芮公豆盧寬碑李義甫撰・在醴泉縣・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在醴泉縣・
唐尚書張後胤碑在醴泉縣・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在醴泉縣。
唐內侍將軍張阿難碑在醴泉縣。
唐姜遐斷碑姪郯公晞撰書。在醴泉縣。
唐蘭陵公主碑李義甫撰。在醴泉縣。
唐涼國公主碑蘇頲撰。明帝御書。在蒲城縣。
唐許洛仁碑在醴泉縣。
唐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書。在醴泉縣。
唐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書。在醴泉縣。
卷之三　跋四十六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顏眞卿撰正書。在陝西布政司。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顏眞卿行書。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將軍臧懷恪碑顏眞卿撰書。在三原縣。
唐東方曼倩讚碑夏侯湛撰。顏眞卿書。在陵縣。
唐顏氏家廟碑李陽冰篆額。顏眞卿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中興頌碑元結撰・顏眞卿書・在永州府・
唐八關齋會碑顏眞卿撰書・在歸德府・
唐干祿字帖顏元孫撰・眞卿書・
唐爭坐位書藁顏眞卿撰行書・在西安府學・
唐顏眞卿奉使題字在同州・
唐華嶽題名在華陰縣・
唐顏眞卿斷碑止數十字・在華州・
唐雲麾將軍碑李邕書・在蒲城縣・一趙孟頫臨書　在良鄉縣・
唐嶽麓寺碑李邕撰書・在岳州府
唐葉有道先生碑李邕書・在處州府・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諸葛思楨書・在三原縣・
唐祝府君碑子欽明撰・在三原縣・
唐李劍州廣業碑在三原縣・
唐于大猷碑在三原縣・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崔尚撰・郭謙光書・在咸陽縣・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顏眞卿撰・張少悌書・在富平縣・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裴度撰　柳公權書・在高陵縣・
唐蘇許公瓌碑盧藏用撰序・張說撰銘・在武功縣・
唐契苾明碑婁師德撰・殷玄祚書・在咸陽縣・
唐段行琛碑張增書・在汧陽縣・
唐尙書馮宿碑王起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王忠嗣碑元載撰・王縉書・在渭南縣・
唐田仁琬德政碑徐安貞撰・蘇靈芝書・在易州
唐夢眞容碑蘇靈芝書・有二種・一在易州・一在中南樓觀・
唐姜嫄公劉廟碑高郢撰・張謂書・在邠州・
唐修孔子廟詔表碑在孔廟・
唐修孔子廟墓碑李邕撰・張庭珪書・在孔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崔行功撰・孫廷範書・在孔廟・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賈防撰・在孔廟・
唐兗公之頌碑張之宏撰・包文該書・在曲阜縣・

唐華嶽精享碑咸廣撰・劉升書・在華陰縣・
唐昭告華嶽碑韓賞撰・韓擇木書・在華陰縣・
唐述聖頌碑并序竇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在華陰縣・
唐碧落碑陳惟玉書・在絳州・
唐碧落碑釋文鄭承規書・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張濛撰・韓秀弼書・在華州・
唐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嵩陽觀碑李林甫撰・徐浩書・在嵩縣・
唐玄秘塔碑裴休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玄秘塔碑陰記
卷之四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嚴郢撰・徐浩書・在西安府學・
唐道因禪師碑李儼撰・歐陽通書・在西安府學・
唐楚金禪師碑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嚴挺之撰・史惟則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陰陽伯成撰・史惟則書・
唐圭峯禪師碑裴休撰書・在鄠縣・
唐隆闡禪師碑在西安府學・
唐杜順和尚碑杜鷟撰・董景仁書・在長安開佛寺・
唐寂照和尚碑段成式撰・釋無可書・在咸陽縣・
唐御史臺精舍碑崔湜撰・梁昇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唐周公廟靈泉碑崔珙撰・在岐山縣・
唐濟安侯廟記李巨川撰・柳愼素書・在華州・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薛昌撰・王仁恭書・在扶風縣・
唐順陵碑武三思撰・相王旦書・在咸陽縣・今亡・
唐本願寺碑在獲鹿縣・
唐武安君廟記在咸陽縣・
唐令新誡碑王□書・
唐陳居士殘碑在武功縣・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在西安府學。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李陽冰撰書。在縉雲縣。
唐李陽冰先塋記在西安府學。
唐李陽冰三墳記在西安府學。
唐彌勒佛頌林諤撰。房璘妻高氏書。在交城縣。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員半千撰。在盩厔縣。
唐李靖上西嶽書在潞安府。又在藤縣。
唐李輔光墓誌崔元略撰。巨雅書。在咸陽縣。
唐劉光俊墓誌高肅撰。
唐比邱圓滿碑銘在華嚴寺。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劉軻撰。僧建初書。在興教寺。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李宏度撰。僧建初書。在興教寺。
唐圓測法師塔銘宋復撰書。在興教寺。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陳光撰。僧智詳書。在溫國寺。
唐大德楨法師塔銘姜立佑撰。在崇仁寺。

唐淨業禪師塔銘 畢彥雄撰・在香積寺・
唐張旭斷碑千文在西安府學・
唐張旭肚痛帖在西安府學・
唐草書心經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藏眞律公帖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聖母帖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草書千文在西安府學・
唐題名石柱在西安府學・
唐石幢兜率天經在志州王府・
唐石幢燃燈功德經在香積寺・
唐石幢尊勝呪八種・一張少悌書・在崇仁寺・七無書者名・在牛頭寺一・興平崇寧寺一・慈恩寺一・乾州蒲落坊一・仙遊寺一・香積寺一・忘所在・
唐石幢尊勝經十一種・一劉愼徽書・忘所在・一無可書・在百塔寺・九無書者名・在寶慶寺一・乾州大馬村一・張曲井一・李家洼一・海亭王府一・宜川大王府一・草堂寺一・宏福寺二・
唐石鼓經呪在醴泉縣・
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董儲撰・僧嗣端書・在藍田縣・

宋修唐太宗廟碑李瑩撰・孫崇望書・在醴泉縣・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游師雄題・刁玠書・在醴泉縣・
宋譯三藏聖教序碑太宗御製・沙門雲勝書・在西安府學・
宋北嶽安天聖帝碑陳彭年撰・邢守元書・在北嶽廟・
宋重修北嶽記碑韓琦撰書・在北嶽廟・
宋勸愼刑碑晁逈撰・盧經書・在西安府學・
宋勸愼刑箴晁逈撰・盧經書・在西安府學・
宋淸淨護命得道經麗仁顯書・在西安府學・
宋摩利支天幷陰符經袁正巳書・在西安府學・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序陶穀撰・皐甫儼書・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夢英篆・袁正巳隸書・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十八體書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偏旁篆書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程浩撰・在西安府學・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眞宗御製御書・在泰山・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夢英撰・何澗之書・在華嚴寺・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冉貫撰書・在興平縣・
宋玄聖文宣王贊眞宗御製・在孔廟・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在兗州・
宋玉峯軒記陳正舉撰・在興教寺・
宋三十六峯賦樓異撰・曾參寥書・在嵩縣・
宋絳州夫子廟碑李垂撰・集右軍書・在絳州・
宋于眞菴記任諒撰・集歐虞褚薛顏柳等書・在三原縣・
宋牡丹詩在西安府香城寺・
宋普濟禪院碑閻仲卿撰・僧善儁書・在汧陽縣・
宋承天觀碑李維撰・尹熙古書・在眞寧縣・
宋刻僧彥修草書在西安府學・
宋鈔高僧傳序陶穀撰・夢英書・在西安府學・
宋僧靜巳書偈語碑口口禪師述・在西安府學・

宋修周武王廟碑歲多遜撰・孫崇望書・在咸陽縣・
宋修周康王廟碑黃遜浮撰・孫崇望書・在咸陽縣・
宋修唐憲宗廟碑趙口撰・張仁愿書・在蒲城縣・
宋贈夢英大士詩僧正蒙書・在西安府學・
宋太平興國宮碑徐鉉撰・張振書・在盩厔縣・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在同州・
宋復唯識廨院記黃口撰・口口元書・在藍田縣・
宋賜西嶽廟乳香碑韓見素撰・口智通書・在華陰縣・
宋樞密趙瞻碑在盩厔縣・
宋游師雄墓誌張舜民撰・郤鎮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六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在福建・
宋蔡襄荔枝譜在福建・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在鄠陵縣・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在盩厔縣・

宋蘇軾書樓觀詩在盩厔縣。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在盩厔縣。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在鄠縣。
宋蘇元老龍洞記在寧羌州。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在鄠縣。
宋米芾無湖縣學記在蕪湖縣。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一在盱眙縣。一在盩厔縣。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范仲淹撰。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在蒲州。
宋黃魯直丁元歌騰禪師作。
宋黃魯直草菴歌石頭和尙作。
宋薛紹彭詩刻在盩厔縣。
宋李騊遊終南詩刻在鄠縣。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寗祖武撰。僧宗曦書。在鄠縣。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沙門靜萬集。在浮山縣。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仲汝尚撰集・柳公權書・在沂州・
金趙秉文草書刻在鄠縣・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王去非撰・王庭筠書・在博州・
金博州廟學碑陰王遵古撰　庭筠書・
金中嶽廟碑黃文約撰・郝謇・在嵩縣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在乾州・
元集顏書默菴記趙良弼撰在楊萬坡・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鄧文原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敕藏御服碑趙世延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元明善撰・在饒州府・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程鉅夫撰・在少林寺・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在中南樓觀・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在杭州府・
元重陽仙跡碑劉祖謙撰・姚遂書・在盩厔縣・
元重陽教祖碑金蜜國公璹撰・李道謙書・在盩厔縣

元馬丹陽碑王利用撰・孫德彧書・在盩厔縣・
元蒙古字碑在盩厔縣・
元重修說經臺碑李道謙撰・李志宗書・在盩厔縣・
元希聲堂碑朱象先撰・杜道堅書・在盩厔縣・
元文始碑杜道堅撰書・在盩厔縣・
元篆書道德經碑高翻書　在盩厔縣・
元正書道德經碑在盩厔縣・
卷之七附錄
記三首
卷之八附錄
詩三十二首

石墨鐫華卷之一

明　盩厔趙　崡[illegible]著

跋三十六首

夏禹衡岳碑二種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密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樓霞山天開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己得之。以爲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顓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幷楊時喬。皆註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后。元美所得。豈卽何子一楊用修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

周武王銅盤銘

此文元延祐間摩汝帖刻于石者。辭旨簡遠。雖非原物。亦可重也。

周穆王壇山刻石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鑱置廳事右壁而爲之跋國朝宋濂考據款識以爲周穆王書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后人拓本耶濂曾摩刻浦陽山房仍自爲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

周宣王石鼓文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眞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爲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爲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爲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爲忠臣吐氣也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讚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于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眞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原字止曰嗚呼有吳君子而延陵之墓四字后世妄增卽

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爲疑。卒未有敢定其眞僞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鎭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秦嶧山石刻二種

唐封演謂魏太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模拓者多。邑人疲于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后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據此數說。則嶧山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卽肥失眞之木耶。而鉉自謂得思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

漢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爲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朴。存之以示後人。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宙、融之父。孔子十九代孫也。卒以延熹六年。碑造于七年。而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曰四年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皆不知何據。鄭漁仲金石略、又載兩孔宙碑。尤謬。余借得東肇商本。又得二紙于王戶部堯年。趙郡丞可行。大都殘闕過元敬。所錄者猶精彩動人。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者何也。

又有宙碑陰門生故吏名。余未得見。據金石錄。有捕巡、字升臺。捕姓姓苑不載。而其稱謂有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之不同。洪丞相适謂親受業曰弟子。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掾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因是異聞。附著之。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此碑都少卿元敬考據始末甚明。楊用修金石古文全錄之。但碑中奏洛陽宮下。有司徒公河南□□□□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字意伯。二十四字。內闕六字。而二公不之及。都云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而竟遺此。豈二公但憑鈔錄。未見榻本耶。碑後又有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爲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其敍事簡古。隸法遒逸。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戒、范史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袁宏又作誡。

漢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

此碑都楊二公錄闕七字而余所獲楊本止闕五字多一皇戲統華胥戲字一以俟知奧奧字二公前余八十年都所收又云舊楊本而闕字反見于今何也且都錄碑陰謂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較都家舊楊本闕三十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暠終洛陽王敬都家本始涿郡太守魯廉次公終河南樊文高按碑文韓明府下已列潁川長社王玄君眞至相史魯周乾伯德八人似不應碑陰重錄隸釋首正少此八人于漢文簡古之體爲合而都本乃重出不知何故惜不得至碑所一證之至若碑隸書與卒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元敬乃以雜用譏緯薄之余竊不取焉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此史晨上尚書奏章蓋漢制郡國因尚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事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禋祀可謂知尊聖人矣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

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人復修瀆置井及守墓人可謂盛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爲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後碑止缺一字按都玄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証耶余生後二公而得見所未見爲之一快

漢北海相景君碑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玄敬乃錄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據。玄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是耶。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麋壽，歐公以爲古字通用，良是。

漢淳于長夏承碑

都玄敬引證極博，大略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爲蔡邕書，謂其氣陵百代，筆陳堂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眞蹟。又云江陰徐擴有舊刻，闕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僞始信。余亦覓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辨，而楊用修謂爲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別一碑耶。

漢郭有道碑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巳曾爲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巳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爲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娑累日，一夕盜碑舁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巳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銘

此碑在略陽。相傳爲蔡邕書。馬伯循信之。固未的。然碑文醳散關之嶓漾。徙朝陽之平燆。歐陽公以爲疑。董逌書跋云。漾古文顯字。漾川漢作顯讀。謂川在卑濕。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濕作濕。又作隰。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漾當作濕。桑與桑同體。故古文燥作燆。其言醳與易同。卜用醳亦易也。楊用修謂醳古與釋通。漾借作濕。燆與燥同。解作去濕就燥之義。蓋本董說。但碑文磨泐。歐陽謂二句適完好。今亦損過半矣。又碑中太守李君諱翕。字伯都。今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略曰李翕。與碑合。

漢郃陽令曹全碑

萬歷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爲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牟諸賨。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槃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豈卽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卽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遒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眞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人曰、吾幫幸生此時。猶得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相眡一笑。

漢西嶽華山廟碑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蒞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梁鵠、字孟星。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云、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爲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

魏百官勸進碑

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隸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鍾鼎間物也。

魏文帝受禪碑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絕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

顏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又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怳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此語得評書三昧。幷識之。

晉將軍周孝侯碑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大都謂碑文記處以身殉國死戰矣。而忽又云。元康九年。因疾捐館。前後不續。攷吳晉俱無元康年號。且贈處將軍。賜葬地。給其母醫藥酒米等。皆永平七年戰歿時事。其後十五年建武元年。乃諡孝侯。而碑併作建武年事。建武元年。陸機已歿。安得文及之。蓋碑前陸機撰。下有空石。後人妄增義之書。以重其價耳。又碑後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義興令陳從諫重樹此石。協律郎黃某書。尤爲可疑。余則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羲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諡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今但以其書有右軍遺意。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爲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册。據碑諱猛龍字神固。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

魏修孔子廟碑

李仲璇爲兗州都督修孔廟建碑。事在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確鬬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改修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筆。間以分隸。形容奇怪。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然則如此碑篆耶分耶。古今隸耶。

後魏豆盧恩碑

史恩附兄寧傳曰。永恩。今據碑蓋以字行耳。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史稱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似當以碑爲正。碑在咸陽恩墓前。隸書。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紙。多不堪讀。而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尚存強半。蓋碑下錄之耳。

後魏周惠達碑

此與豆盧恩碑皆咸陽令王公所得。視豆盧碑稍完。隸書。王公刻其文。止缺三十三字。而搨本則不可讀矣。碑首大魏故司空匡穆周公之碑銘。篆書十二字。宛然如新。按史傳與碑略同。碑具當時贈謚。而史無之。史但云。開皇初追贈蕭國公云。

後周華嶽頌碑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按瑾唐瑾賜姓。史稱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詞殊無超拔。其稱

趙文淵云、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宇文泰時。命文淵與黎季明等刊定六體。嘗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竇泉賦云。文淵孝逸。獨慕前蹤。至師予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然則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小變隸書。時兼篆籀。正與李仲璇孔廟碑同。亦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泐。固文淵之幸哉。文淵、史避唐祖諱作文深。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觀榻二紙。隸書亦自遒逸。而碑頗完。使君、涼武昭王之後。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父通逸、使持節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荊郡。使君仕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邛州諸軍事。邛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十六年辛十七年樹碑。皆歷歷可讀。而獨闕使君名。按使君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闕略如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此碑正書。方整精健。是唐初諸人前茅。在興平縣文廟。宋人磨其陰。刻夫子廟記。而此文止存十三。聞曾完好。一縣令苦貴人之摹榻。使捶去之。誼事見隋史本傳。茲不贅云。

隋龍藏寺碑

龍藏寺。卽今眞定府龍興寺。碑尙存。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但碑立于開皇六年。是時齊滅已久。而張公懿尙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衞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儁。史傳逸之。遂無所攷。

隋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宣帝子。爲曲阜令。修孔子廟。仲孝俊爲文。樹此碑。碑書亦頗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錄金薤琳瑯俱不載。唯金石錄有之。且都玄敬謂隋碑少傳。自云嗜好垂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碑、姚辨志、江夏磚塔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錄乃四碑。幷常醜奴誌。李淵記。爲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玄敬于九原而誇示之。

隋智永眞草千字文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于大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明寺。寫千文八百本。但是律召調陽。乃眞蹟。蓋草聖召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散騎亦誤爲呂。夫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今本正作召字。

隋常醜奴墓誌

醜奴。始平人。爲都督熒澤令。大業元年卒。誌在興平崇寧寺壁間。爲童子摩娑幾平。余榻一紙書。亦不大

佳但以隋物存之與平卽古始平今不知墓所在

隋李淵爲子世民祈疾記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刺李淵爲男世民目患先于此寺求仏蒙仏恩力其患得損敬造石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合家大小福德永與足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爲譙隴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證史之闕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名誕歿于隋而碑立于唐以子無逸貴也于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爲楷法神品碑舊在鳴犢鎭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碑故剝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榻本深寶惜之

石墨鐫華卷之二

跋四十二首

唐刻石經攷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烏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讎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幷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蜀亦刻九經。謂之孟蜀石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于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

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建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右本喬景叔說

唐晉祠之銘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爲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曾禱于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幷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銼鍛之存者無幾耳

唐李英公碑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幷書行草神逸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蹟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書宮嵩機之暇一意模倣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爲是以報之耶

唐萬年宮銘

萬年宮卽九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爲勁拔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云奉敕中書門下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幷學士幷聽自書官名于碑陰後列從官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卽契苾賀蘭亦不草草一時之盛令人仰想其後武

氏亂之而不復可觀矣。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爲之鑄鐘製銘也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鐘今在西安府城鐘樓。

唐紀太山銘

玄宗御製幷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遒逸婉潤最爲得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丈極不易揚王戶部堯年爲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明珠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于雲烟之表爲之色飛惜其下三尺許爲揚工惡寒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云。

唐玄宗注孝經碑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唐昇仙太子碑

武嬰淫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于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眞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于世此其僅存者耳。

唐述聖紀

碑立乾陵今倒仆折爲數段止存兩段耳據金石錄武后製中宗書字法遒健深得歐虞遺意非中唐以后所辦也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

此碑爲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搨者無慮日風骨銖鎰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舊搨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爲善今已爲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余所收本乃二十年前物較之今搨猶勝眞可寶惜王元美曰右軍眞蹟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小小展縮偏傍湊合所不免也又曰玄裝既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卽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于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書法遒健然用筆輕細后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遒逸婉媚波拂處虬如鐵線后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右二碑王元美考年代官品以爲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良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

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爲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置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褚遂良書。則大塔本似是眞蹟。而同州本反勝何也。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書皇甫君遒勁。此碑婉潤。尤爲正書第一。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搨。已爲貴人攜去浙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爲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今巋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唐孔子廟堂碑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詞。觀此碑果不虛也。賈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尙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余嘗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可勝慨哉。

唐集右軍殘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堯惠輩見之。以語郡守。舁置頖宮。碑爲大將軍吳文立宏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教遠甚。應是集字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非右軍眞蹟也。

唐昭仁寺碑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眞蹟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爲伯施。都元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陳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破辭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父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爲虞書亡疑。曹明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檢司。虞恭公、溫彥博也。陪葬昭陵。碑正在醴泉。宜祿巡檢司。卽今長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爲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唐少林寺碑

碑首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中刻太宗征王世充時。移寺主幷軍民檄。所謂御書卽此也。但其中止世民二字。以渴筆草書塡之。餘皆正書。不類文皇。而開元帝以爲御書。賜額何也。下方則裴懿公潞撰。述寺之始末幷書。潞負文筆。號霹靂手。不以書名。而此文殊不及書。書法秀勁。其得意處漸升伯施之堂矣。

唐北嶽廟碑

碑鄭子春撰。崔鐬書。鐬無書名。此碑分隸適逸。直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時張守珪鎭幽州。當

在開元之末耳。諸家無錄者何也。

唐玄元靈應頌碑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玄宗夢老子眞容得于此。玉眞宮主爲道士居于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眞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書法分隸頗豐潤。第骨力乏耳。稱曾孫爲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日而稱乎。抑亦當伋時乎。伋官僕射而史不書。遂無從攷。

唐宗聖觀碑

此與前爲一碑而刻其陽。陰爲唐刻。此則爲元翻刻。按碑建于武德九年。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爲神堯祀尹喜作也。分隸書。無書者姓氏。書法故自佳。經翻刻失其筆意耳。王元美云。叔達以黃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碑云侍中。蓋武德三年改納言仍爲侍中。宰相表、則叔達以二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以此碑爲定。

唐房梁公玄齡碑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玄齡。字喬。當是以字行。后復以名爲字耳。新唐書從碑。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碑僅存三百餘字。攷金石錄。許敬宗撰。趙模書碑。稱公諱儉、字士廉。則公亦以字行。但房公名喬。字玄齡。以字行。而碑曰諱玄齡。字喬。歐陽公嘗以爲疑云。新唐書。房玄齡。字喬。以高公塋兆記觀。則喬果爲字乎。此似未見房公碑者。趙模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葛貞臨蘭亭刻石者。此書方整秀逸。大類歐虞。惜不全。見碑側題字數行。亦半泐。其一云。會昌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孫尚書左丞元裕拜　云云。塋所。其一云。六代孫正議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少逸　云云。謹附名題于碑側。會昌四年五月十五日。按唐史稱元裕少逸相代。兄弟迭處禁中。又曰。會昌中。少逸爲給事中。然則此正兄弟相代時也。而史不書少逸封爵。且又不言二人爲士廉後。唐世重氏族。豈其譜逸耶。二人立朝。亦非沒沒者。非此幾令申公不得有其孫矣。

唐虞公温彥博碑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温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齊紙筆。豈亦齊老少耶。惜碑已殘。后世不復見耳。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

此碑久仆。少傳于世。余起而揚之。有千餘字。于志寧撰文。名氏尚存。據金石錄。無書者姓氏。而書法方整圓健。與王知敬書李衞公碑。如出一手。或當是知敬書。金石略以爲于立政書。未知是否。崔公先名元禮。

高祖改敦禮字。安上金石錄曰崔安禮。誤。

唐祭酒孔頴達碑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名氏。其書全習虞永興。而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辦。黃長睿亦云世傳爲永興書。非也。祭酒沒后永興十年。乃學永興法者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傳不同者。傳字仲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修隋書。而傳不著。傳又不著頴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與修隋書事尙如新。年壽字半泐。隱隱可讀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略同。數百年間。豈無剝蝕之災。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尙如此。或公有功于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唐李衞公靖碑

碑下半磨泐。上半完好。考金石錄。爲許敬宗撰。王知敬書。和敬書在當時固自知名。評者謂與房玄齡殷仲容伯仲。余觀此碑遒美。直是歐陽率更虞永興之匹敵也。歐陽永叔謂碑云爲安撫使。史云爲撫慰使。碑靖爲刑部尙書時。行太子左衞率。封衞國公時。授濮州刺史。酬其爵邑。子孫承嗣。后雖不行。皆史宜書。余考前二事誠如歐公。但舊唐書傳。有改封衞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等語。宋祁修新唐書削之。但曰改衞國公耳。歐公正與宋公同事。何得云宜書不書也。且舊史云。本名藥師。碑與新史皆作字藥師。公又有弟名客師。豈先名藥師。后改曰靖。而以藥師爲字耶。

唐褒公段志玄碑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書亦削之何也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郢州刺史碑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諸軍事諡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云云而史不書碑云諡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壯肅其刺謬不合如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考耳至如碑書撰俱無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于正書中時作一二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唐中書令馬周碑

此碑在大道傍周墓前殘缺爲甚存者僅四百餘字非篆額字存幾不知爲馬周碑今摩碑者多不摩額是一恨也據金石錄許敬宗撰殷仲容書仲容名書此碑分隸有法雖存者少亦足以觀矣

唐莒公唐儉碑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眞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爲立碑碑雖殘缺后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

唐太常卿薛收碑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書諡見史之佚者多也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爲于志寧

唐芮公豆盧寬碑

寬。欽望祖也。高祖改其姓爲盧氏。永徽中。復姓豆盧氏。有子懷讓。尚萬春公主。又有子仁業。卽欽望父也。史不爲立傳。但附見欽望傳中。碑已殘泐。僅數十字。無從考其始末。幸碑額亡恙。知爲寬碑。正書精健有法。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爲李義甫。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

碑泐。其存者稍倍于豆盧寬碑。亦以額識之。而書法更勁拔。在永興河南間。惜撰書俱無名氏可攷耳。

唐尚書張後胤碑

碑額題故禮部尚書碑。已殘。其可讀者有云、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有云、二十三年。除散騎常侍。出陪鑾幣。有云、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師。並早亡。第五子律師。泗州司馬云云。攷唐史儒學傳。有張後胤。卽其人。而碑曰張胤。豈字後胤耶。舊史無字。而新唐書曰字嗣宗。然則後字衍耶。碑書撰俱無姓氏。書法精健。是得河南之支流。而開平原之門戶者。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

碑書勁健可錄。額題左監門將軍王君。而多泐。其存者有云。武德九年。授內侍。有云。貞觀四年。遷右監門將軍。進爵爲公。有云。尋加正議大夫。內侍如故。有云、吐谷渾據龍沙。有云、又出使吐蕃。有云、二十二年。遷使持節云云。其人蓋宦官。而曾與李衞公同征吐谷渾者也。碑缺其名。而史亦不書。當是唐初尚無觀軍容使之權耳。

唐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有云。銀青光祿大夫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又有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其人蓋宦官。而曰勇冠三軍。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宦寺爲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唐褚亮碑

亮、遂良父也。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碑已殘闕。不可詳攷。分隸與馬周碑如出一手。疑亦殷仲容書。遂良能書。非仲容輩。恐不得汙其父碑也。

唐姜遐斷碑

遐者、慕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兄簡傳云。弟柔遠。美姿容。善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寥寥數語。亦不云名遐。遐之子卽姜皎。而撰書遐碑者。乃簡之子晞。代簡襲行本爵爲郯國公者也。書全法登善而結小弱。碑上段已亡。止有下一段。棄墓側。余摩而錄之。按游景叔刻昭陵圖。止有姜確墓。確行本名。史亦云行本陪葬昭陵。而俱不及柔遠。何也。

唐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竇懷悊。太穆皇后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寶德素子也。史書竇氏二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悊爲太穆皇后族

子而已。此碑亦可以備史之闕。撰者據金石錄爲李義甫無書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

唐涼國公主碑

此蘇頲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莊。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溫彥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唐許洛仁碑

洛仁附見許世緒傳末數語。碑載甚詳。但半泐不可讀。正書極似隋賀若誼碑。方整有之。而勁拔則當遠遜顏平原。

唐乙速孤昭祐碑

昭祐、名神慶。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代有顯人。神慶、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檢校左領軍將軍。上柱國。以卒史不立傳。且不復姓王氏。不可曉。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書。書亦勁健有法。然不及王知敬趙模諸人。

唐乙速孤行儼碑

行儼字行儼。神慶子也。墓相去不十餘步。二碑并峙。余皆摩之。而因以知神慶尚有子行儼。仕爲右武衞將軍也。碑爲劉憲撰。白義晊分書。書亦跳拔。宜居韓蔡之亞。攷歐陽公有神慶碑。而未見行儼碑。且前碑

五代祖五字甚明。而公以爲闕文。或所見偶闕本耳。

石墨鐫華卷之三

跋四十六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幷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遝之所。雖歸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

按碑陰、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改河南府城皐府別將。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長上。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長上。知右羽林軍。又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又改北庭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又除左威衛中郎將。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改右威衛將軍同朔方節度副使。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又加單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又拜右金吾衛將軍。兼

判單于副都護。又拜左武衛大將軍。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又兼充天德軍使。安北副都護。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右廂兵馬使。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都督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又拜司空。餘如故。又充副元帥。餘如故。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又加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封一千戶。餘如故。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並如故。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幷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餘如故。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又封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餘並如故。加實封五百戶。又加實封二百戶。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又兼上都留守。餘如故。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如故。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如故。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爲衛尉卿。靈武

郡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尚書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儀辭尚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月。此前一月書。當是史誤。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唐將軍臧懷恪碑

魯公此書偉勁。而骨稍瘦于家廟諸碑。皆可重也。王元美云。臧懷恪再爲王唆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至工部尚書。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貴。而希讓至尚書節度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開元至于天寶。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史不爲傳。故聊載之。

唐東方曼倩讚碑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

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卻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唐顏氏家廟碑

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讚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

唐中興頌碑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眞本耶余獲一紙恐是重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下一證之

唐八關齋會碑

此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項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爲撰爲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遒勁不減曼倩讚家廟碑

唐干祿字帖

此本模刻最多此亦模本也故魯公面目十失八九攷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模本矣漢公謂工人爲衣食業故摹多速損歐公云公書爲世楷模而此字書辨正僞謬尤盛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

漢公模本。眞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眞本不知在否。但得漢公本。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跋。乃謂無一筆縱緩。藏之爲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宜有眞本耳。抑亦漢公本耶。

唐爭坐位書蹟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于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于此帖見之。而都玄敬乃謂草草之筆。亦爲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摩入戲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

唐顏眞卿奉使題字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矣。

唐華岳題名

凡二紙。其一則乾元元年。顏魯公自蒲州刺史除饒州。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穆寧、評事張濬、華陰令劉暠、主簿鄭頴同謁題。魯公眞書。其一則上元元年。華陰令王宥、前令王紓、丞王沐、尉李齊、權頲、鄭縣簿張彬、

尉竇彧下邽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昌原法曹參軍李楓同謁題年月上方用小篆姓名下方用分隸皆楓書老勁不作俗筆歐陽公集華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此耳爲之一慨

唐顏眞卿斷碑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瑯琊顏眞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

唐雲麾將軍碑

北海書逸而遒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爲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剝蝕過半而存者其銼鋸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爲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尙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眞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爲瞽斷

唐岳麓寺碑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麾王元美謂殘楮斷墨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余初未見一日遊長安有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爲北海書亟伸之則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猶存亦不能勝雲麾差伯仲耳雲麾下半已無字上半存者乃如新此碑雖首尾皆可讀而鉤磔波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脆也

唐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爲邕行書。一爲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考。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云。太宗爲秦公。孝同隸焉。承間啓王曰。秦公瞻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膺寶歷。靖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爲先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爲諸葛思楨。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虬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寶也。

唐祝府君碑

此祝欽明敍述其父綝之碑也。綝字叔良。功名不顯。以欽明貴故竪碑。欽明仕中宗朝。建議皇后助祭天地。其人品殊無足稱。但碑書法。是習伯施登善而有得者。非近世能書家所及。趙明誠已云。姓名殘缺矣。

唐李劍州廣業碑

廣業即孝同之孫。爲劍州長史長子。國貞爲王元振所害者。次子若水。仕金吾衞大將軍。通事舍人。功名俱不顯。以國貞子錡貴。始樹此碑。考之史。國貞原名若幽。而附若水于李齊物傳。云齊物族弟。不言爲國貞親弟。又孝同碑云有子瑱。此碑云雲麾將軍瑱。公之烈考。則廣業家世歷歷可尋。至錡以叛遂亡。此碑

貞元二十年立后五年錡始叛也王元美謂書撰人皆不可考今碑中有云謂雲逵嘗學舊史云云而前署撰者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逵攷雲逵正與李錡同時撰文亡疑但碑又云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雲逵傳不及或史略之耳書者則誠不可考書法直是徐浩敵手

唐于大猷碑

此碑僅存強半書法全出登善峻拔遒健可爲傳神而書者名氏遂不可求惜哉按大猷志寧之孫立政之子志寧之玄孫休烈顯于肅代朝傳云休烈父默成沛縣令早卒合之正爲四世但不知默成者是大猷子否趙明誠有默成碑今不可得見矣

以上四碑皆在三原北原余觀其書法皆可寶藏而知者最少且四人家世明滅史册間故爲稍論著云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口字太玄道士與劉成祖占玄宗當受命潛布款誠開元中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冀國公而又拜其父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也開元十一年五月卒十一月壬申葬咸陽北原建碑今在長陵西碑云意得玄珠謀參黃石同心戴舜以爲天子蓋指玄宗受命事也書者爲國子監丞郭謙光謙光又嘗書韋維碑見鄭樵金石略朱長文古碑考則其書亦小有聲者此碑分隸自是名家惜剝蝕不可搨余與王咸陽從碑上錄之王公刻入金石遺文字多舛謬攷道力與劉承祖同事承祖開元十年坐姜皎事配雷州詔百官不得與卜祝之人往來而道力父尚爾建碑禍不及耶以

道力事不顯。故參攷而著之。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撰。柳誠縣書。已磨泐不可讀矣。都玄敬全錄其文。止缺數字。又別本有刻者。與碑亦牴牾數字。當是傳寫之誤。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蓋聽于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于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著一二。嗚呼。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都玄敬又錄其官。時與史不合者極詳。今鈔具左。

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衞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衞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蠻夷款附。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又碑所記公子十二人。史云十五人。亦當從碑。

唐蘇許公碑

蘇許公瓌。武功人。景雲元年十一月。葬于武功。碑隸書。剝蝕過半。存者才十三。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錄云。藏用撰書。攷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今碑后猶有范陽張說字。鄭趙二公未見耶。

唐契苾明碑

明。契苾何力子也。婁師德製文。殷玄祚書。筆法亦瘦勁可觀。碑中契苾何力作河力。史謚曰烈。碑謚曰毅。

疑史爲誤。碑中敍明子。前曰長男徵。后曰聳二字。自相牴牾。且明長子嵩襲封涼公。而后云孤子息。涼國公嵩立。又何也。明葬于萬歲通天元年。碑立于先天二年。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都不可曉。

唐段行琛碑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遒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后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四人。長祥。顗次。公次秀。成次同。顗史傳不著。因爲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卽張增耶。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碑云楊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卻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唐尚書馮宿碑

此碑柳書結字小差。勝玄秘塔碑。尙不堪與薛稷雁行。楊用修云。亞于廟堂碑。過矣。大都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爲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唐王忠嗣碑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眞可與李邕伯仲。然恣態婉媚。啓后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等碑也。

唐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

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尙不及王縉書王淸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但恐伯施于地下笑人。

唐夢眞容碑二種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幷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唐姜嫄公劉廟碑

碑在邠州。張獻甫爲節度。作廟祀姜嫄公劉者也。高郢撰。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略似柳公權。亦足存也。

唐孔子廟詔表碑

此高祖高宗詔各一通。祭文一通。太子宏表一通。皆分書。金明昌中暴風折木。壓碑仆。趺損而碑不損。刺史高德裔易趺樹之。行書題六十五字于后。王元美曰。其行筆不甚精工。而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

帝始盡變也。

唐修孔子廟墓碑

此李北海邕撰。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是已。庭珪名書。書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者有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語。觀此亦未爲的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此崔行功撰。孫庭範書。行功嘗書開元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分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碑同觀。

唐孔溫裕修孔廟碑

溫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宜蒙嘉奬矣。碑賈防撰文。聊略末稱。書者無名氏。而亦有顏清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札。

唐兗公之頌碑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遒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唐華岳精享碑

此唐開元帝遣蘇頲禱雨華山有應而建碑也。作者爲主簿咸廙。書者爲御史劉升。升見金石略僅二碑

而遺此。今觀其隸古遒逸。有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

唐昭告華岳碑

韓擇木以八分名。昔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觀此碑良是。碑文韓賞爲補闕禱華岳而作。大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詞則余無取焉。

唐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攷呂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于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巍若斷山。六龍盤薄糺其上。羣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岳碑也。今其碑已裂。趺尚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太山銘。而呂向此書尚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綿書。又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筋骨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唐碧落碑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名。歐陽公謂其宮有碧落尊像。文刻其背。故名碧落碑。董逌攷其地原名碧落觀。改龍興宮。以李肇說爲是。其書雜出頡籀鍾鼎款識。或以爲陳惟玉書。或以爲李譔李謹書。皆不可辨。洛中記異錄又云。刺史李諶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有二道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尤怪誕。然李陽冰觀之

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易知哉。又一說。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未知然否。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別刻置廟中。今所傳皆摹本也。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歐公謂爲高宗總章三年。董逌謂爲咸亨元年。按總章三年三月始改咸亨耳。

唐碧落碑釋文

釋文鄭承規書。咸通中立。書法方整。甚有歐虞遺意。

唐李元諒昭德懋功碑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于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幷可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謚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乎。

唐邠國公功德銘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于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構小疎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唐嵩陽觀碑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于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爲詞。本無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幾欲

伯仲矣。

唐玄秘塔碑

塔爲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撰。柳誠懸書。書雖極勁健。而不免脫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魯公而多疎。此碑是其尤甚者。

唐玄秘塔碑陰

碑陰僧正言買庄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錄。正言者。大達弟子也。

石墨鐫華卷之四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翾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刊。亡其筆意。而敍述無畏過龍河。一驅負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宮講法。留三宿。經不溼一字。又述不空于師子國國王調象。象奔逸。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說合。又辨西域僧咒傳奕事曰。此好事者曲爲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邱踐之。況說斷人命咒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

唐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

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爲險筆。時兼隸分。自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

唐楚金禪師碑

吳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丰度。觀者當自得之。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分隸書。竇臮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唐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唐圭峰禪師碑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柳誠縣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自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唐隆闡法師碑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爲懷惲立。都玄敬云。無書撰人姓名。

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則碑爲惲之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今碑中敍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云如元美言豈惲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見都玄敬金薤琳瑯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能爲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

唐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唐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士人竪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梲太史德涵子也

唐御史臺精舍碑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汚人齒頰而昇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于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册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碑陰題侍御史幷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幷內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不似后世胥吏書也

唐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荅后刻珙謝表文詞宛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敍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能得也

唐濟安侯廟記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于城隍神記爲諫議大夫李臣川撰拾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自知之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尙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偸安故也按傳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悉猶可而旦亦曰悉旦當發一笑書不知眞出旦否方整

遒健可錄也。碑已仆于乙卯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搨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眞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略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鞏一顏石押衙影等。皆不可曉。

唐令新誡碑

鄭樵略。有新誡碑二。一王遹篆。一劉飛書。趙明誠又有三紙。歐公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一王某行書。蓋開元頒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泐甚。然書法是深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首者。題曰大唐潁川陳居士塔銘。篆書下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俱有法。居士必佞佛者。唐人好佛。故死而張大之爲塔耳。余所取則以其書法。見唐之能書者多也。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其分隸頗佳但瘦而不硬且刻手似出唐以后人留之以侍博識者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于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唐彌勒佛頌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鋟鋟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苑跋語。歷歷可證。近吾鄉人有爲交城廣文者。爲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之取名。謬爲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笑。碑敍文操遊太白。覩異像以爲奇。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靈異。不足奇也。至謂老子降于擅間。萬衆共覩。則近誕矣。書分隸遒古。不著姓名。且經元朝翻刻。失眞可惜。

唐李靖上西岳書

此好事者誣衊公而爲之。書詞可笑。而唐劉餗言衊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眞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遒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唐李輔光墓志

巨雅正書清勁有聖教遺意葬在咸陽東北近涇萬歷中涇岸崩擁水不流三日乃得茲石其銘曰水竭原遷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奇矣

唐劉光俊墓志

志高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冗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縛雞人學扛鼎以唐物故錄之

唐比邱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棄華嚴寺敗垣中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幷鎮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卽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后移徙樊川北原卽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爲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大和間始建塔李宏度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法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入。與玄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于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奘公塔左。貢士宋復撰書。書亦是宋書之楚楚者。而以復不顯故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曌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創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名。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初大遍覺銘並觀。

唐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彥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鉤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奇怪。然不堪大令一嗤。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殊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藏眞聖母三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后有跋謂爲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爲騎馬鄭萬鈞書。張說爲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遒逸。而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逗入宋時蹊逕。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孟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贊如此。然則此書恐亦非萬鈞蹟也。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眞矣。亟令摹一本。裝池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眞律公帖

藏眞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筆法也。有驚蛇飛電之怳渺。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后刻諸跋。太半皆宜删去。李白歌贋作可笑。尤爲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眞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爲下矣。

唐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爲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都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爲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后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上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爲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顏元孫至以干祿命其字樣。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前茅。故人多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府文廟門內。

唐尭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損。可玩也。今石在志川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縉作奴。

唐尊勝咒石幢八

余所收尊勝咒石幢凡八紙其一爲張少悌行書清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不作惡札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摩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愼徽僧無可書者佳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爲可恨

唐石鼓經咒

此以石爲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咒也書遒健有法存者不能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鑿工甚奇在醴泉縣趙村廣濟寺后疑是唐初建寺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爲溷厠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后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爲二月是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尋漢武唐玄之蹟無怪其后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勅爲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體院體卽如今所謂中書體蓋誚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搆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步趨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憲宗廟碑謂懲于藩鎭故注意憲宗憲宗廟碑與此碑俱開寶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爲序。雲勝書。天息災無玄奘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既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爲不朽者難哉。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眞宗既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恆山之神也。陳彭年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但結體太疎。倘遇王縉。便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宋勸愼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爲用刑者勸文冗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愼刑箴碑証之當爲盧經書

宋勸愼刑箴碑

迥既作愼刑文又爲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卽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清樓既而獻斧扆愼刑箴是此耶中多爲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爲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愼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幷可存也

宋淸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淸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龐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置之唐人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宋摩利支天幷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己

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誚英公又兼工小楷畫品入妙其后又能仙去不死眞異人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斑矣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宋夢瑛篆書千字文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己隸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后人所及也

宋夢瑛十八體書

黃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瑛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實有之也音釋分隸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正書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宋夢瑛偏傍篆字

夢瑛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

不免爲后世吾子行所譏。至謂無所師承。卽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不足之意。英豈爲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皇甫碑法。始知十八體釋文幷贈詩。都出其手無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繁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眞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詩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旣侈言天書之妄。復爲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鉤磔。想帝亦不能辨此。或王旦輩爲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帝太山銘。字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于鄒嶧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修。英公爲記。何潤之書。英公文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惡。結體疎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僧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爲碑爲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眞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中之錚錚者。

宋玄聖文宣王贊

此眞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贊。下刻加號詔。眞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幷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爲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尚如此。

宋玉峰軒記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爲之記。大防名在青史。與弟大忠等考禮定約。至今傳藍田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三十六峰賦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遒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卽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眞菴記

此徽宗爲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亡國之君尙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薛書少故耳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一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亡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爲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爲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爲僧善儁署曰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爲大中祥符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遒古猶有唐風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眞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熙古書之者也熙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汧陽普

濟碑同而此出隆闡碑爲多碑稱瓶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于此事與玄元極類攷唐地理志縣本名羅川以得石象故改眞寧云

宋刻僧彥修草書

彥修草字詩李丕緒刻之于石曰筆方遒勁得張旭法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踉良是

宋鈔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乏蘊藉英太師書徒爾矜張俱非當家善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骨者蔑以易矣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此與鈔高僧傳序碑幷在西安府學俗幷呼鈔高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已行草甚類英太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已英之徒也然不免惡札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圮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黃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徹院體也。

宋修唐憲宗廟碑

余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凡四。而此最后得。趙□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廟盡加崇飾。忠厚開國規模宏遠矣。其事在開寶六年。未幾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宋贈夢英大士詩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廬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茅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不堪與孫承雁行。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郡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龍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岾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之。適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廨院記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適偉。似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黃□闕其名。書者爲瑯琊□□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闕其名。立石者爲□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趙懿簡公瞻。敝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爲耕者所侵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知書撰人必非沒沒者。惜先達爲敝邑志不收其文。遂無所攷。爲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尙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鑾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鷕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之六

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遒麗實有之。而結似平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爲之。非君謨罪也。

宋蔡襄荔枝譜

此閩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士偶蒙金寃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橫自如。字字不失眞態。其眞蹟一入江陵。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爲不似公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温甫輩戲爲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爲公與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啓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眞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卻勝長公。何不自顯姓

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與到書。則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眞。亦似有據。第無從證之。

宋蘇軾書上淸宮詞

上淸宮卽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盩厔。盩厔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適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二紙。其后邑侯王公之栩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詩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適逸可觀。元人以磨泐別摹一碑。今時搨者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搨。而視此霄壤矣。詩則余不敢知爲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其下方云云。書雖用臥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眞律公二帖意。比公他書不同。卽上淸詞亦當遜其俊爽。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臥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適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臥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潭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子厚。乃兩人濟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札。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疎。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爲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黃公書爲三絕。卽文正文篇法靡弱。與黃公何絕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而誠懸書爲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黃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黃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絕人。策拂鉤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縣殊若是。且黃他書俱

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黃者強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黃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宋黃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于禪家宗乘未見一班。書亦劣無姓名。世謂爲魯直疑非是。

宋黃魯直草菴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倔強傾側。總不及夷齊碑。石頭和尚口語。亦殊鄙俚。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眞公主莊玉眞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眞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眞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駒遊中南詩刻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駒詩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

能使超也。崔珙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刺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效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蔑以加矣。此書尚不及鋒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共成之。故能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狄。當兵戈草昧之后。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羲刻。疑集書卽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眞僞。而王元美直以爲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閑閑居士。嘗爲張天錫序草書韻會云。徘徊閒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閑閑其不免

元章重儘之誚乎。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卽懷英也。

金博州廟學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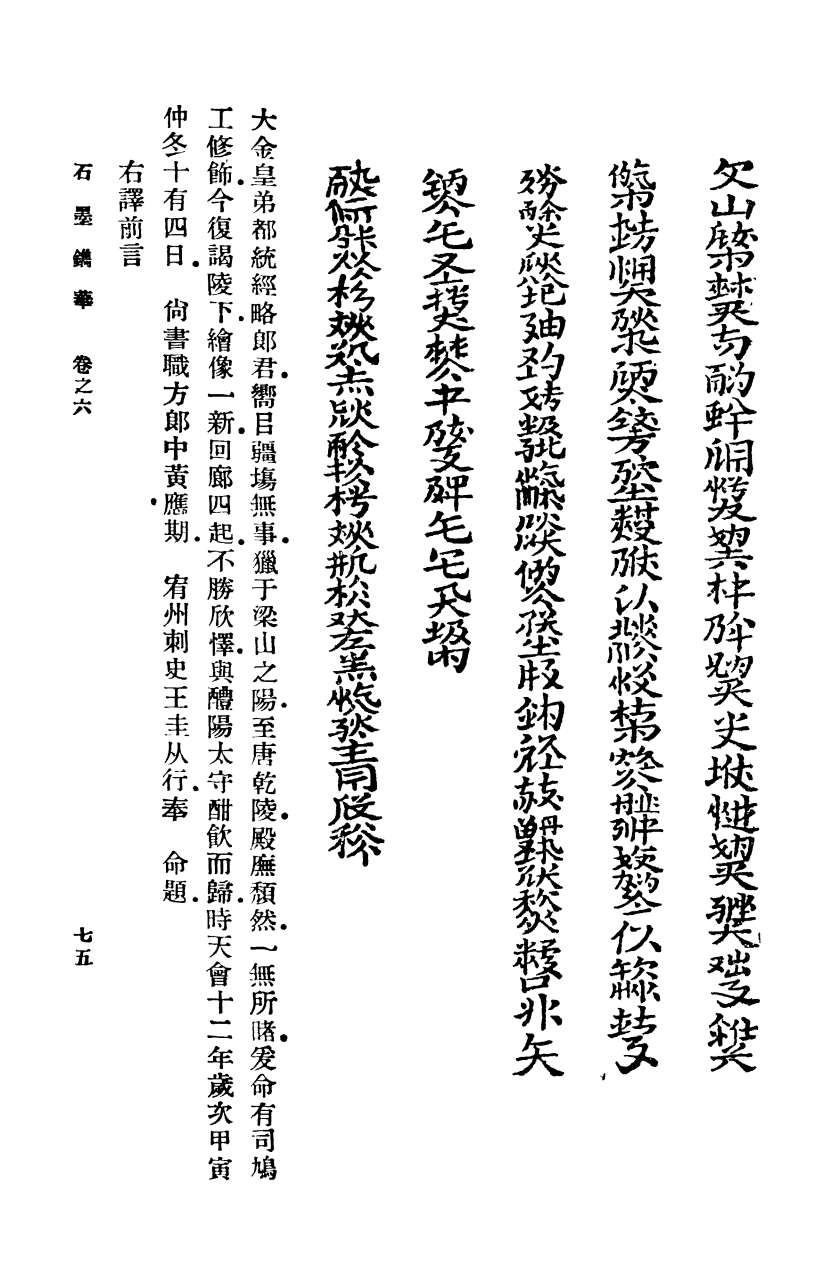
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于金碑中最爲妙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爲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祀事耳。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爲太宗之弟。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尙八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直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后有譯書漢字。具錄左方。亦一異也。字刻乾陵無字碑上。



元集顏書默菴記

默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在趙良弼爲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懷仁之流亞也。但苻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後身耶。良弼兩副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宣撫參議。后陞行省參議。未嘗爲宣撫使。而蒲知常跋曰宣撫使。蓋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後。能一變其傾欹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唐人尚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腕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彧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爲王喆衣者非。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胡俗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德彧御服

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中南樓觀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中聞有此碑。未知誰是眞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元重陽仙蹟碑

姚牧菴燧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蘊藉。而書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鉤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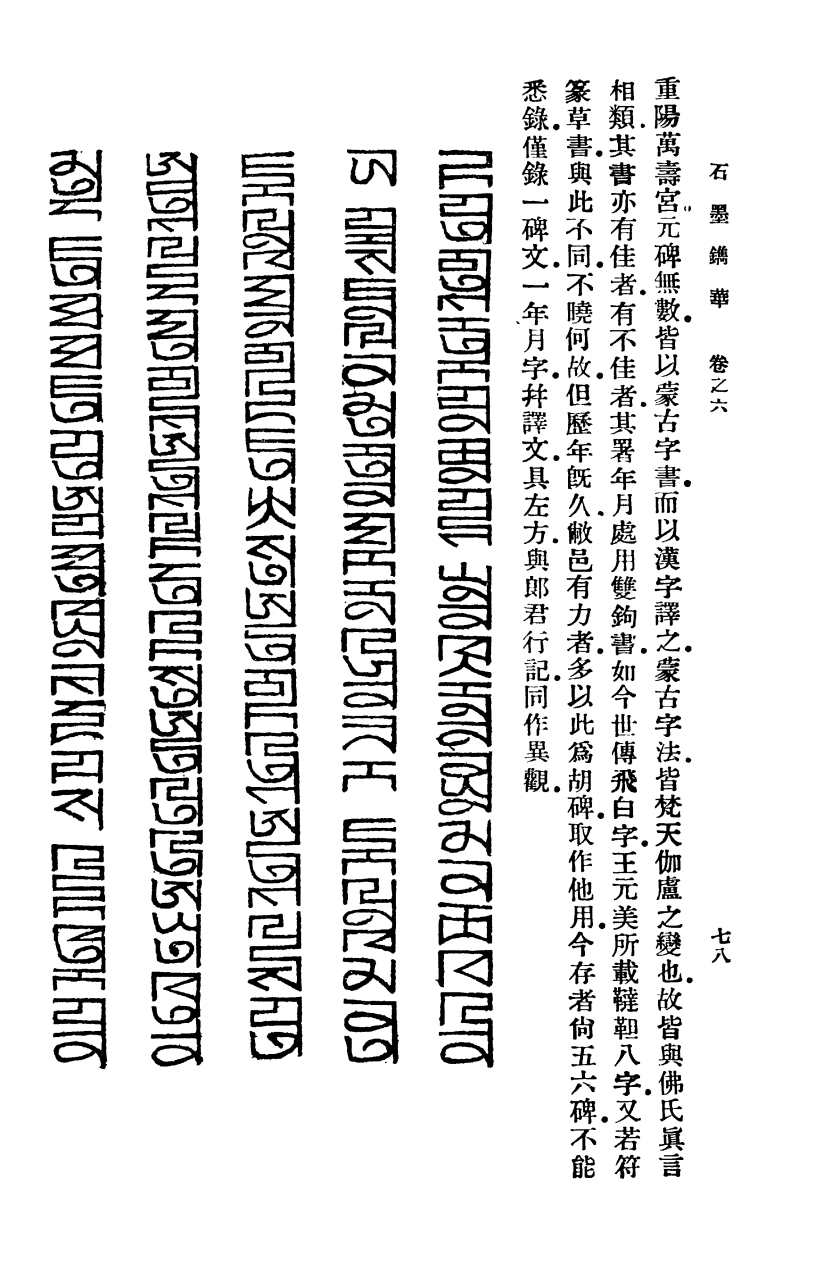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爲全眞。其徒邱處機輩、爲張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眞而兼禪者。此碑爲密國公璹撰。李道謙書。書亦模倣平原。然尙不及姚燧仙蹟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喆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爲碑。孫德彧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不免墨猪耳。

元蒙古字碑

重陽萬壽宮元碑無數。皆以蒙古字書。而以漢字譯之。蒙古字法。皆梵天伽盧之變也。故皆與佛氏眞言相類。其書亦有佳者。有不佳者。其署年月處用雙鉤書。如今世傳飛白字。王元美所載韃靼八字。又若符篆草書。與此不同。不曉何故。但歷年既久。敝邑有力者。多以此爲胡碑。取作他用。今存者尙五六碑。不能悉錄。僅錄一碑文。一年月字。幷譯文。具左方。與郎君行記同作異觀。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闊歹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菴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著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栰車輛。不揀甚麼。他的更漢陂甘澇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別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說經臺事。幷及老聃之道。纚纚數千言。格雖卑冗。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莊。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附道家。爲亂老子。皆殊有旨趣。碑書出李志宗。眞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猪。而亦頗遒偉。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元建。在說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象先所爲碑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書。非隸非分。去古益遠。于法益鑿。如吾子行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堅撰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尙存。詞本蕪冗。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眞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恍遊三代下。此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記爲最。蓋其字細而遒。飛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篆正以細爲佳。如李斯嶧山翻刻。子美有肥失眞之誚。夫肥爲失眞。則其眞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不然。先塋三墳。亦陽冰手筆。何一經翻刻。亦肥失眞耶。其餘如英太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翫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頡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尙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后。不知于法當否。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崡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錄。至宋以後。便擇其佳者。國朝諸名書。不敢概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錄古碑者。自歐趙而外。多憑耳食。致使後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論要。紕繆十五。何以稱焉。求其考據精審者。于宋莫若黃長睿。于明莫若王元美。余么麼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實。其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敍也。遂用歐陽公例。隨所得先後。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貽誚讓。使余不佞。藉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墨鐫華卷之七 附錄

訪古遊記 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躭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丰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爲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胥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爲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又以不得同志爲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甥允濂。允濂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修趙明誠諸君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允濂欲與偕出。從九嵕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鄠杜。允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餱糧。從長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游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頷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喆。成道于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瀟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彧道行二碑可錄。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書重陽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

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爲一詩已呼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袒夷風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爲王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爲之建宮安得服元服德彧死葬南山墓曰孫眞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爲孫思邈皆殊可笑也余爲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構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沉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甡借一梯讀之云粧鑾功德主本宮提舉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后題至順三年十二月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甡歎慨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爲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眞容處爲宗聖觀官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眞容事天寶間戴伋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幷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減又員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其餘如繫牛栢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余止令搨靈應頌碑而與甡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尙亡恙今爲亡賴子拭去題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眞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間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正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卽老子眞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葬塔皆宋道士塔銘剝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眞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

與此小異而刻勝之。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遒逸。時日薄暮。陰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甡衣單衣。以一樸抱持所搨碑。惟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余大笑爲一詩。翌日又遊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卽其地也。今爲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但剏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賊人心。聞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爲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讀書洞。史稱季常從京兆摯恂隱于南山之陰。博通經籍。豈卽其地耶。而殊偪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仙去。語近誕。泉卽蘇軾剖符所謂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以爲非吳道玄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絕。越泉洞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迴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潭激流。鴈塔高跱。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絕矣。余觀已。與王甡小坐寺中。爲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是役也。爲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爲詩五言古二。五言律一。五言排律一。

二九遊巖。

既而將遊九巖。求文皇附蟄諸臣碑。憶馬鬼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搨工。遂渡渭。先之馬鬼。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邱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爲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鬼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

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爲一詩居人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甡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攜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鼈突烟筆如髡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于傍間以寢語余爲連書數十紙甌覩閣立本內苑池上作書時但對此曹差少羞汤耳是日欲爲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苟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即攜謝眺驚人句朗吟其顛矣苟子者二十八舉于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慚爲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苟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巖暨姪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以爲問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王甡允濂苟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后石鼓唐人書尊勝綵咒精健絕倫止存十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與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爲莊河村村中聞有一碑未至先于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覩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幷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玄齡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沉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

形。文皇以衆其功。士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士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巋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揭者甚多。士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爲得中。而不復可揭。余爲咨嗟者久之。是日亭午餒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冢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頴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麟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頴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疎。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頴達卒在世南后。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碑既多佳。余且觀且行。揭工遂不相及。余謂諸君期以三日畢揭。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烹。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蒿萎。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爲一詩而令王甡攜揭工盡揭諸碑。孔頴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揭而王生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地。王甡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爲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揭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揭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蓋土人于芮君揭后捶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捶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爲一詩弔之。又有告

我以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灌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盆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爲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乃從西道士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平地然九嵕中一峰爲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中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爲險絕眞井魚見也余既至峰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甡先登余老力衰爲之徐行苟子先至馬鞍山已悸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益悸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既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峰見地脈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后渭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巖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山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爲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爲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割一羊不然則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領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晫分書地僻揭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

陳生庭讌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其驢余卽碑下爲滿引數觴鄭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爲一詩翌日南行緣谿上下雨氣初開日光磨盪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爲一詩遂由東道下谷口爲烟霞洞傳爲鄭子眞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苟子高子小座樹下談子眞事居人輒荅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絕句嗤之是日別高子抵儀門苟子宴余苟子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座殊令人媿羨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內]憶叱干豆盧阿史那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歸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歸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爲可恨略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嵕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爲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爲言其頹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尙存十五聞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而邀余飮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爲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爲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淸河公主碑額六爲詩五言古二七言古二七言律四五言律三七言絕二

三　遊城南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甡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卽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甡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爲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咒。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甡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易主。誌磨爲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攜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別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甡亦戒裝。攜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寧門。永寧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啓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舊。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閒寂。多余舊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覺潸然。爲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爲興善寺。前據草場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所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后閣巍然。銅佛像幷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唐大德禪師碑。翁閣上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

余最善讀之慘然爲一詩以弔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爲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刱而塔自宋熙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修飭施梯始得至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爲枙枙上唐書佛像精絕爲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尙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撗墜壓爲碎段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幷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縈鮑陂而西聞二十年前尙有水宗侯誼汜塋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卽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塢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爲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停望久之爲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尙書瑒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今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幷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爲漢宣帝杜陵陵下爲三趙村村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爲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栢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爲碑已斷仆無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爲高望有

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欲往尋之。王甡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鼎。留宿王甡莊。莊西半里。爲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橫亘其西南。余與王甡坐寺門眺望。爲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后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爲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滻水。尋道安洞。裴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所爲碑。獨敍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莊。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爲長安諸寺之冠。卽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栢。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下寺。放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曇遠禪師塔記云。上與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

人。與秦愍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餅。石礎裒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卽此山爲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幷甑礎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爲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與食。食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幷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旣遊二寺。與王甡宿奉長老房。爲普光寺幷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尙名鳳皇嘴。自此稍西行。爲杜曲。懷子美爲一詩。又西北爲楊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丹碧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倚高原瞰太乙諸山。粲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爲眞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爲淸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比邱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說文殊閣藏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尙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甡觀已。因歎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卽今普光。瓶造爲諸寺冠。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爲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莊。亭館參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墩弟也。懷墩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暢飮其上也。爲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爲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

士龍撰碑今亡余爲一詩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濁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爲畢原下爲杜城何氏山林逍遙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爲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甡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火佛燈而已爲一詩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寶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爲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庫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爲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峯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遊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爲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懋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耶眞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爲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爲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甡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爲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

駁目又西十里爲豐谷豐水爲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絙二繫大石橫以版履之動搖欲飛又西一里許爲高觀谷谷水注一大石鏬曰高觀潭濆沫如雷上有鐵絙懸橋如豐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居之爲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潭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譔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爲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雞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邱紹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莊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是當由紫閣訛爲子房好事者貌留侯可笑也東南一小峯峯頂有寺曰圭峯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余二十餘年三遊其地乙未同遊爲羅貢士秀士魏茂才邦達韓進士期維癸卯同遊爲王戶部家瑞王明府宣徐孝廉汝爲韓孝廉化張茂才自守數君子者獨羅秀士仕爲浙參軍餘皆物故而余亦斑白記余初遊時棲禪殿壁畫猶前朝筆甚奇偉今斷裂矣僧大海多長者遊善談論今圓寂矣其徒皆無足與言者圭峯寺僧松菴架閣巖居甚有幽致今僧化而閣廢矣獨長興以秦邸修繕如故余語王甡不勝今昔存亡之感是夜宿棲禪寺爲一詩以弔翌日王甡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爲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

記三。唐碑額三。爲詩五言古四。七言古三。五言律五。七言律三。

石墨鐫華卷之八 附錄

詩三十二首

由南時村之重陽宮觀元朝諸碑

林薄逗朝景。清泉瀉澗鳴。玄宮在其南。一邁仄復平。下馬問羽流。相見不識名。坐我古殿傍。棟宇半頹傾。斷碑認殘字。功德記先氏。穹碑跱龍趺。仙蹟滅且明。遊盼窮千年。安能永長生。倦言日已西。歸臥聊柴荊。

觀道士所藏孫德彧遺服

仙客何年去。遺袍賜勅開。機絲鮫室淚。刀尺漢宮雲。碑載胡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搔首問茅君。

遊樓觀歸遇雨

晨駕來中南。周覽畢夕景。青林滋華茂。綠草紛茗頴。逶迤行路岐。參差度前嶺。樓殿出山巔。高居列仙境。若木蔭石扉。扶桑覆丹井。紫氣望不極。白日焉能永。嵯峨幼婦辭。坐臥觀索靖。仙遊自一時。感激發深省。飄風從西來。雲霧變俄頃。歸途雨冥冥。寒薄侵衣領。物態有如此。一嘯青天冷。

仙遊寺

危逕轉深入。諸天隱上方。隨刊經帝力。締構自前皇。昔代宸遊地。今時卓錫鄉。棟櫨千刼氣。丹碧十尋光。

寶樹沾花雨叢林有異香潭聲珠唄落山色翠眉長虎豹蒼巖伏蛟龍白晝藏側身窺雁影蹋步造雲莊
石立疑鯨動橋飛訝蝀翔對門玉女洞隔水朗公房仙吹聞雙管禪心話半牀世緣如可棄吾欲禮空王

渡渭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盪雙橈連天樹色疑顛倒斷岸人家忽動搖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今潮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南上官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涼臥夕曛孤村麥隴淡黃雲殘碑拂拭開皇字功業依稀識使君

馬嵬驛亦是武帝黃山宮

茂陵劉郎過黃山後車盡讓傾城顏漁陽鼙鼓烟塵起鳳輦倉皇墜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驛荒城春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魂招不得

應夢寺訪荀子若誠約遊九嵕

嗟余白髮叟奈爾黑頭何縱酒須能醉論詩不啻過江山雙目少花鳥一春多且共尋幽賞行行得和歌

莊河村主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逕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檻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揖讓田家賓主有盤樽欲將谷口烟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

弔昭陵陪葬諸臣碑

遙望九嵕山。古冢何纍纍。上有名王宮。下藏賢臣衣。結髮等苦樂。焉能不相隨。冥盧長安寢。揚名觀豐碑。文采曜天壤。書篆蹟嶔崎。日月既以邁。金石衰草萎。守冢非昔人。誰知傾與頹。兵燹同樵牧。焚擊莫禁之。況及盛明朝。富貴多文詞。顧言屬茂宰。摹搨無停時。田父怒其害。約結偕操錐。斷者棄溝壑。存者字亦稀。生面開淩烟。感彼杜甫詩。英姿罷颯爽。悲思徒空垂。又無葱菁樹。靈爽何所棲。日暮聊騁眺。長嘯增歔欷。

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君不見九嵕山。鴻濛突出涇渭間。岡蜂橫截青天色。俯視日月如雙丸。怪石硌砑勢絕斗。大者鯨吞小虎吼。唐帝龍髯此上升。玉柙珠襦今何有。御道曾聞鳳輦臨。玄宮不復熊羆守。悲哉文武之臣附塋冢纍纍。千秋魂魄能相依。余也過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微。恍惚似聞神靈怒。鞭驅龍兮叱馮夷。澎澎湃湃狂風驟雨如翻浪。山精木鬼白日爭跌宕。疑是浴鐵三萬自東來。鼓吹前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時。大呼動天天震盪。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之事等流雲。漢家長陵窴野鼠。秦帝驪山空草痕。願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灑英雄恨千古。雨捲風收天地昏。

登昭陵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脈蟠千里。神功闢五丁。風雲行殿合。松栢翠華停。寂寞攀髯者。何人問夜扃。

宿東莊

山逕高復下。行行望村烟。墟里產荊棘。深巷絕麂喧。主人貌朴陋。稚子皆驚看。言辭多孟浪。逢迎少顧瞻。自云窮山陰。經月無時鮮。嘉節及朱夏。厲風凜冬寒。豆麥苗一尺。蕈菇豈成餐。割雞供黍食。陳酒如太玄。日入無明燭。刈薪聊代然。欣然爲醉飽。反覺禮數寬。寢我茅茨下。終夜抱膝眠。天明主人至。相見歡且慚。欲別復躊躇。愛此太古賢。

山行

青天何處不堪攀。石蹬巉巖嚙屐痕。山氣將龍騙日馭。泉聲挾雨鬬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礪。馬首徐開遠近村。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烟霞洞是鄭子眞隱處

流水柴門曲曲斜。青山有洞鎖烟霞。野人不識當年事。笑道鄰無姓鄭家。

茂陵

黃山歷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望。羣雲宮闕舊西京。芙蓉書冷仙翁露。苜蓿春閒宛馬聲。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過興平徐明府招飲。明府巴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不勝故人之感。情見乎辭。

客有幷州意。逢君話兩川。江聲通白帝。山色上青天。綵服趨庭夢。星軺出刺年。向來風木淚。沾灑一金筵。

薦福寺過楊廉夫故居二首

古寺嚴城外。曾來問子雲。疎鐘仙梵落。雙樹佛燈分。身老思蘭臭。時違歎鹿羣。誰將兩行淚。沾溼到荒墳。

其二

已公結屋處。送老梵宮天。徑草虛遊屐。牀書撫斷編。塔知埋雁後。月傍誦經年。負土侯生在。相依守太玄。

楊門生猶有讀書其中者。

與善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

上方高閣鳳城南。慧窟禪枝恣所探。忽有新詩披謝朓。翻令清淚灑羊曇。乾坤六象搜難盡。日月雙輪轉自參。無舫世緣俱寂滅。暫從芳澤問遺簪。

登慈恩寺塔

日出東南行。騁目川原上。白雲忽飛馳。森木紆朝爽。寶刹鬱崔嵬。琉璃耀半莽。昔人陟其巔。徘徊蒼梧想。題名在四壁。勝蹟銜雲往。灰劫亦已久。施梯及吾黨。振策鴻濛天。飛轡巨靈掌。西極俯帝都。東溟招方丈。城郭渺何處。睥睨敝窮壤。

曲江

落日閒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蒼鼠遊。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遊苑上今王邱。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爲屋深耕耨。朱雀橋邊蟄紫騮。我欲弔之總百憂。開元盛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瑪瑙珍盤薦五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物色生態待龍旂。少年進士羣相逐。黃

金勒馬翡翠裘青娥隊隊來勸酬亂插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操長矛天子倉皇爲下樓才人公子成儔儻天陰鬼哭長啾啾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未休盛事一去寧再留落霞紫雲空宴游今代中丞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眼中亭圮無人修況乃唐家土一坏仰天長嘯清且遒古木森爽風颼颼

興教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玉案尊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摩許更論

普光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跏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見鷺影欹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關動定松間馴鶴識皈依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息機

參無壞禪師觀所遺衣物

開士何年至鄜提訪故知振鈴醒萬刼分乳食千兒什襲留衣鉢莊嚴奉國師誌公飛錫處雲氣繞龍池

杜曲

行遊杜陵巖巖下有晨炊茅屋數十家翳翳夏木齊遙岑結雨脚亂水明稻畦繫馬長條問箕坐復踟躇昔有杜陵老在此深巖居華族多貴達麗藻盛文詞此人既云往地靈亦以移花光比酒濃豈復如昔時村人但耦耕茲事不能知撫心悲先民攬筆作此詩

華嚴寺

杜陵原上草樹遮華嚴寺傍山水涯浴鳧飛鷺水田迴過雨留雲山色賒老僧施食去扃戶童子乞火來烹茶法堂東閣半沉寂讀罷殘碑坐日斜

過公謹宗尉莊兼懷長房社丈

茂林蔽修逕敷草帶高岡薄言事遊遨夏陰清且長倚原結茅茨避喧如柴桑竹樹覆短垣蓬蒿豈就荒亭館出其巔參差摩穹蒼爾家近韋杜嗟彼美人行美人好兄弟結侶唯清狂識我亦已久奇文數與商安得有樽酒對坐話衷腸一醉何所求良時多感傷

牛頭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遙禪房穿樹杪珠閣擘山腰坐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淹留從老衲寂寞話前朝

宿香積寺寺北汾陽破賊處

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積寺殿頹塔裂不記年斷碑猶拂開元字開元之後此出師胡兒六萬首皆碎我來宿寺中徘徊動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火青尚父忠勳郁在眼至今惟有佛燈明

百塔寺

遙望百塔寺寺邊塔纍纍下有敷榮草上有紛披枝借問此下人長臥亦何其心結如金石骨化隨塵灰慧澤廣無外圓光照地垂色身寧有極生願爲勾尼

草堂哀舊遊諸君子

紫閣對圭峯古寺三五處松栢蔽其陰日夕起烟霧二十年間三來遊我歌爾和偕交素吁嗟乎哀莫哀兮昔日之人今朝露一哀兮魏生意氣無知流（謂魏邦達）二哀兮韓郎識面如荊州（謂韓期維）三哀兮一代風流王子猷（謂王家瑞）四哀兮京兆眉間翠黛愁（謂張自守）五哀兮韓家難弟雙吳鉤（謂韓化宣）六哀兮小王翩翩鳥鳥游（謂王秀士）七哀兮徐稚高歌更莫酬（謂徐汝為）平生意氣輕王侯作者七人不可遮眼前山水音悲嗟此行攜得東牀兒（謂王允濂）我昔遊時爾童牙今也能探虎豹窟彩筆飛揚凌崒嵂老態龍鍾應避鋒狂來曾負峻嶒骨不隨逝者爲髑髏且向山中書咄咄嗚呼仰天長嘯兮生死交情不能忘年過半百多悲傷更有羅含在遠方（謂羅）安得雙淚隨大江大江東流無止息紫閣圭峯千古色但使圭峯紫閣如礪堅一生一死郎足言

趙孝廉子函。一字屏國。西安盩厔人。家有偏園。踞終南山麓。極池臺亭館之勝。秦中故多金石遺文。子函搜訪殆遍。所至攜楮墨以從。遇名蹟輒叫嘯狂喜。親爲椎搨。久之成是書。昔人稱其所載多都元敬楊用修所未見。覽之信然。茲爲鮑君以文藏本。余訪之有年。今獲展對。余于子函不可謂無緣矣。因與以文商略付梓。以廣其傳。以文又有子函植品二卷。略彷稽含南方草木狀。而意趣過之。末附偏園記。及詠園中諸勝詩。筆亦古峭有致。惜流傳絕少。俟續刻與是編並行。尤快事也。

乾隆己丑夏六月。錢唐何琪記于小山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石墨鐫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趙崡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徐